



第九



臣道篇第十三

唐大理評事楊

倬註

人臣之論

論人臣之善惡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

臣者有聖臣者

解並在下

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

使距難

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說音悅或作稅

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以佞媚為容態上

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

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

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其軍政也內足使一民外足

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

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上則能尊

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形制也言施政

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輟隨不使遠越也應卒遇變齊給

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

倉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

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

知其未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

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

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

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之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

欲戒之故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

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

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

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受令於秦王填澠塞之內而投已於澠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秦之張儀問左右對曰無有如一出口也

可謂態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

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也

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

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及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前之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

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

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朝齊之孟嘗可謂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

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中子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

而與連和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是篡臣也

偃外犯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其字也

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

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

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危

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危

而慎白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

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

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

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

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作犯使怒也

賊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

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

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

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率羣

臣百吏而相與彊君與橋同居也君雖

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

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有能抗君

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

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

代左傳都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

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違君之意也謂若信

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

有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

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

主惑之以為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

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

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

矣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

魏也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諫

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

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

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墮與陸同故明

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

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

滅其功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

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

無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

失

誣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補謂諫縫其闕

謂屈其性也拂違也不敢顯諫闇臣教之也撓殺賢之名故不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

為也拂音佛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

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

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

而不變若舊俗然也

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恭敬而遜聽從

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

選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

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

諂撓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撓撓貌禮記曰和而

不流彊哉矯剛折剛直是案曰非

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

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酒雖柔從而曉然

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

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無為不爭之道以至

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

是事暴君之義也

關當為開傳寫誤也內與

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若馭撲

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若養赤

馬撲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若養赤

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以驚懼也若食餒人使飢

至道如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之食則

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

曰人惑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

則死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至憂之因其喜也

而入其道忻喜之時多所聽因其怒也而除

其怨怒惡之人因君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

曲皆得所謂所謂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

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事

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疾

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

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

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

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有大忠者

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

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

之復萬民之逆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

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不

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

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

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

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

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

案不肖也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

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

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

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

涉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欲傷害之也質體也統統綱紀也言已端禮義以為文文用為倫類慤自處而待物也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臚

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

臚與勸學篇蠕同喘微言也臚微動也一

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臚人元反詩曰不僭不賊鮮

不為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

調和爭競也不謹慎利也鬪怒

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是以

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

忠有所壅塞故通之

然而終歸權險之平

權困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

可扶持則變其禍亂之從聲

君雖禍亂應三

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

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

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

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

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

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各當

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

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

和順上意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

而無常守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

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

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

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

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

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摠珽以與諸

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摻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勅下國者也

致仕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

謂使幽人明顯不擁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

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

之譖君子不用 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

蔽之人君子不近 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犢

之請君子不許 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

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流者無根

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聞聽而明譽

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

之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 王

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返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

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

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

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 明通謂明白通達其

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
上盡謂盡忠於上也
夫是之謂衡聽顯幽

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

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

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

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

王者之事畢矣然讀為決能以禮決洽者詩則貴明白天下皆願從之詩

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

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

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

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

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

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

也本作猶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本務也

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

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

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

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美意延年美意

也無憂患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夸誕逐

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務夸妄誕作偽

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

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

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

也至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

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

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

蜩范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

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

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然後中

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

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

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

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

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

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曰

雖義刑義殺亦勿庸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

法躬自厚而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揔名也禮者

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

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叙位能以

授官度其德以叙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

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

不迫切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

不至於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刻急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

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

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

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預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

信可以為師五十一曰艾誦說而不陵不犯可

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

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故師術有

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

也流樹落糞本謂木葉落弟子通利則思師思

厚於已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

為善則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

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

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荀子卷第九

荀子卷第十

議兵篇第十五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

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比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

其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羣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云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于十世孫或曰劉向叙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順

太歲及孤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虛之類也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

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

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

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

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

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

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

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乘勢爭利所行者變詐也

奇計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

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孫吳用之無敵曰奔感忽之耻累世之功也

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

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

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

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

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亶讀

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

離德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

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是若以卵投石以

指撓沸撓腕也新序作以指撓沸言必若赴水火入

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

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

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

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

使知之而後擊之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

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間諜者用

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

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目

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傳為博博眾也而一如一也言和眾如一也故

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列言動皆有

也備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允則若莫

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允猶聚也與隊同謂聚

作銳則若莫耶之利鋒也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

者角摧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案角鹿埵

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兒或曰鹿埵下之貌如

禾實垂下然墜下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鍾也東籠與凍隴同沾濕貌

如衣服之沾濕然新序且夫暴國之君將誰

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

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

上則若灼黥灼如畏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

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

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

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諸侯

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

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有

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

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

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

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

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

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率與帥同

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

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

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也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

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

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邛則下

可用也上不足邛則下不可用也邛古仰字

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下可用則彊下不

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

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

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疆弱之凡也

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若能隆禮

驗功則疆上戰功輕忠好士者疆不好士者

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弱士也賢也愛民者疆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疆

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民齊者疆不齊者弱

齊謂賞重者疆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

同力刑威者疆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

侮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疆天當為功

者也器械牢固便械用兵革窳拙不便利者

利於用則疆也弱器疾也音瘦楷重用兵者疆輕用兵者

弱濫惡謂不堅固也弱重難用權出一者疆權出二者弱政多門

是疆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技力也齊人

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其

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鎰金無本賞矣入兩日

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

官賜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可偷

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可偷

之也龜讀為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事大敵

曰屠可以旦夕得甘晚以養親也

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若飛鳥然傾側反

覆無日若飛鳥言無憑依而易也無日是亡

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貨市傭而戰

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魏氏之武卒

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

衣三屬之甲如淳曰凡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欲反

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置

於身之上冠鞬帶劍鞬與胄同漢書作胄帶

謂荷戈也又帶又帶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

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

宅不征衆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是數年而

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

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奪其優復使是故地

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

乏故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生

國危

所生之民狃隘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劫之以勢謂以威勢劫隱之以阨謂隱蔽

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阨隱藏其民於阨中也怵之以慶賞怵與

串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為常怵女九反鮪之以刑罰也鮪藉

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使天下之民蛇曰鮪我音秋或作

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阨而用之得

而後功之守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

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

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為眾彊長又多地以正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為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眾

彊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為正言秦亦非天幸有

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

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

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

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兼是數

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

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

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

踰越極於中義心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

不為非之理者也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

義則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謂禽滅之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

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

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勢詐謂以威勢變詐為尚此論秦也尚功利謂有功則

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纒可漸

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

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當魏

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音辟

譬墮毀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

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

麾而疆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擴悍皆化而來臣役

也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

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

禮以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齊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隣敵言隣敵受其治化耳

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

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

翁斂也代翁代張代存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代亡猶言代彊代弱也

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故齊之田單楚之

莊躋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

善用兵者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躋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

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躋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滅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聞焉

是其巧拙彊弱則未有以相若

也若其道一也相若相似也雖術不同皆未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

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掎契司詐權謀

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持也掎挈猶言

也皆謂因其危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

弱即掩襲之也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

入禮義教化之

域孟康曰入然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

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疆弱之效也武湯

王而相文霸齊魏則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

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

矣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

故無兵衆人以不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

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

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徙舉進退欲安以重

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窺敵觀變

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

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

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

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遇敵決戰必

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夫是之謂六

術自制號政令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

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使疆

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熟謂精審泰謂不悛

也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

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

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

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

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

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

也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

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

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

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

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

幸不務矜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

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

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

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

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馭死

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

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

次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灼

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不殺老弱不獵

禾稼獵與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

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

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

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捍其賊謂為

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

之而走者蘇讀為係係向也謂相向微子開

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曹

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戰國策趙左師觸龍

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

平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

近者誾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

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

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

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

不服故不攻擊也且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

相愛悅則慶賀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

潛軍不留眾不久留暴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

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

臨武君曰善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

以仁義為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為本仁者

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循

理則不欲爭奪焉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

非謂愛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

人循理

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

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

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

處畏之如神所過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

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舜伐有苗命

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禹伐共工書曰流共

時有苗弗率汝自征之工于幽州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此二帝四王夏殷或解王或稱帝曲禮

王謂夏殷也至周自殷損全皆以仁義之兵

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

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曹風鳴李斯

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秦四世有勝兵疆

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

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勢隱

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

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為便之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

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

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

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語弟子所知故引以

也吞之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軋已也漢書禮則蕙之蕙鯁懼貌也先禮反張

晏曰軋踐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

前行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統

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

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

已行之素已脩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

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

而索於末如禮者治辯之極也疆國之本也李斯之說也

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揔也辯別也揔要也疆

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

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

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

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

也特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鞞如金石鞞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

堅如金石鞞占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

甲犀脇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死鉅鐵鈿慘

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如逢蠱蠱死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綱曰鉅鈿

如逢蠱蠱與鈿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

矛吳楊之間謂之鈿言死地出此剛鐵為輕

利鏢邀卒如飄風言楚人之捷也鏢音啻輕

鏢鏢驍勇也然而兵殆於垂沙唐笈死危亡

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志沛國有垂鄉

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

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莊躒起楚分而為

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躒楚將言其起

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睫王之

兵敗於齊晉莊躒為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

伐越此智之如目也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

躒初為盜後為楚將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江

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

之山林緣繞也方然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

城楚北界山名也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

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

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

道故也紂剗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

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殺戮無

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

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凜然悚慄之貌莫然自謂必全其命也

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

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

待試而誦試用也誦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溝池不

拊拊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也

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固塞謂使邊竟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然

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故焉內當為固史記

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

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有不由令者然後

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有不由令者然後

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

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尤怨也流

行也言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

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

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二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傳曰威厲而不

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凡人之

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

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

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

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扼其下獲其

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犬凡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勢隱

之以扼狂之以慶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

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

也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

其上霍焉離耳下易位若秦項然故賞慶刑罰

勢詐之為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

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
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
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
其任事作業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
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被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孽謂妖孽
被除之也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
孰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

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
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

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

自脩德者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

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

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生民

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

雕雕章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

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

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而順暴悍勇力之

屬為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怒也旁辟

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旁偏頗也矜糾收繚

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

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之也夫是之謂大化至

一大化皆化也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

之謂也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

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

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

關同開也除塗治其道塗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

因其民之愛悅襲處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

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

俞疆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為愈下同非貴我名聲

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為我勢所劫也

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

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

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而非貴我名

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

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窳之粟

以食之地藏曰窳掌窳主倉廩之官窳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

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已

其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其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所歸

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

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

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

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

為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

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

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趙不能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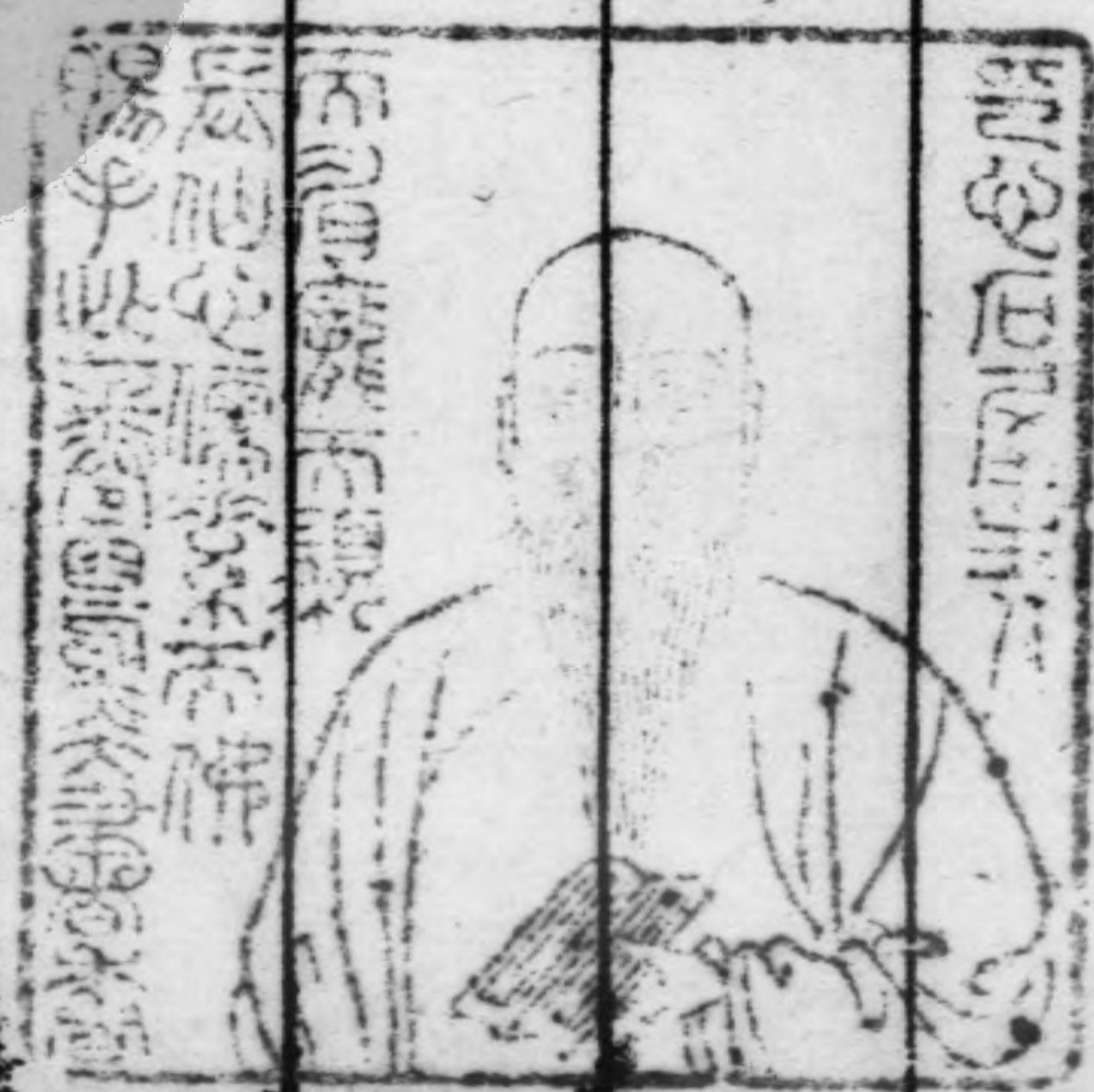
故秦奪之上地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

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

於長平坑四十餘萬故能并之而不能疑則
而奪其地殺戮盡也故能并之而不能疑則
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疑其有則必亡能疑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疑兼并無疆得其地則
能定之則無有疆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薄與
而不可兼并者也毫同瀆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
他故焉能疑之也故疑士以禮疑民以政禮
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
大疑以守則固以征則疆令行禁止王者之

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此處為一巨大的、半透明的灰色水印，其形狀為一個複雜的、類似篆書或金文的符號，橫跨左右兩頁。該符號由多個相互交錯的圓形和直線組成，具有極強的裝飾性和辨識度。

